

“他打得那么烂,突然就进来了”

体育特长生进名校的拿证争议

又一个高考季,多个明星涉及国家级运动员证造假的传闻,让公众对体育生考名校的资质、路径高度关注。

近日,北京大学高水平运动员专项测试合格名单公布,北京四中一在榜男生因母亲疑为知名演员再次受到关注。其多场比赛得分为0的记录,则被网友质疑:其国家一级运动员的资质有水分?

有博主发文表示,《篮球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表明,只要所在的校队在全国大赛得到名次,哪怕该队员不上场,也有可能得到一级运动员的称号,不排除证书有暗箱操作的空间。

截至目前,相关演员并未发声回应此事。

国家一级运动员身份如何获得?名校的“高水平运动队”有什么样的招生标准?是否存在暗箱操作的漏洞?近日,多名圈内人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不是所有队员都能拿到证书

陆阳(化名)是某“双一流”大学大二在读体育生,他在高二那年取得了篮球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高三通过体育单招,被现在的大学录取。

据他讲述,一般来说,想要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每年需要打特定的官方比赛,根据比赛名次,省级第一名的队伍会获得两个国家一级运动员的名额,第二名、第三名及其后的名次能拿到的只能是二级运动员证书。

赛事级别越高,能拿到一级篮球运动员证的概率越大,如果能打到北方赛区甚至全国决赛

圈,第一名能拿到证的名额就会更多。

但是,能拿证的省级赛事,一年也就两个到三个,且必须得打到全省第一才有一级证。也就相当于,只打省级比赛,一个队伍一年最多能拿到四个到六个一级运动员证。

整个队伍将近20个人,拿到冠军之后若只有两个一级运动员证,证该给谁,教练决定。因此,在陆阳所在的这所省级篮球强校,一个队员哪怕场场都是替补上场,也有可能“轮到”一个国家一级运动员证。

“他打得那么烂,突然就进来了,肯定是不正常的”

陆阳说,这种模式里面的,确实存在“寻租”的空间。一些关系户会把孩子送到当地体育有名的学校,打通教练的关系让孩子进校队,最终能保证给孩子一个一级运动员证,拿着这个证就有可能博一个上名校的机会。

这样的关系户在陆阳读高中的时候就有,不过,“每一届塞进来的关系户最多一两个,因为我们学校能给关系户的证最多也就一两个,教练可以决定把一级证给谁”。

队员之间也知道这个人塞进来的。“他打得那么烂,突然就进来了,肯定是不正常的。平常就让他做做后勤工作,打比赛基本也不让他上场,让他上去干啥?输球吗?”

但如果他来的目的就是为拿证,也是必须跟队参加可以拿证的官方比赛的,而且必须要有一定的出场时间,“会让他上

场几分钟,意思一下”。

此次公布的北京大学高水平运动员专项测试合格名单中,有网友质疑相关队员在以往比赛中得分低,甚至是0分,一级运动员的资质是否有水分。

不规范空间正被压缩,多所学校取消高水平运动队

不过,放在整个考学的过程中,国家一级运动员证只是一个体育生考学的关键门槛之一。



北京一场高中篮球决赛

一般来说,体育特长生有体育单招、高水平运动队两种升学路径。此外还能参加高考,走体育统招。其中,高水平运动队的要求较高。

参加体育单招的体育生最为普遍。体育统招是许多综合类大学设置的专业,以休闲体育、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等社会服务方向的专业为主。

只有高水平运动队,从

2024年起,必须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以上技术等级方可报考。这是高校在奥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项目范围内,面向文化课成绩优秀的专业运动员考生设立的一种招生方式。

陆阳说,它的“更难”体现在考生的文化课和身体条件上,“对个人技术、身体、文化课、天赋、实战,都有更高的要求”。

2024年起,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在文化课成绩、专业测试上的要求越来越高,标准越来越统一。

考生的文化考试统一使用高考成绩,要求必须达到生源省

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停止了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

想找作假的空间,非常难

具体到北京大学高水平运动队今年的要求,考生须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及以上技术等级称号,且须参加全国体育专项统一测试。

在高考成绩公布后,志愿填报前,在文化课成绩达到录取要求的合格考生范围内,北京大学将按招生计划和体育专业测试成绩择优确定入围考生的名单。

在体育单招篮球教练金冬看来,一项一项均是难关,通过并非易事。

“对体育生来说,首先文化课成绩过本科线是很困难的。”他表示,大多数体育生把全部精力都浪费在训练上面了,之前体育文化课要求180分的时候,有的学生都考不过。

其次是专项测试,“之前是学校自己组织,这里面可能会有寻租空间,但是今年不同了,必须要通过全国统一测试。统一测试有监控录像,全国联网,各项测试都必须考生自己去考,作不得假。最后按排名录取”。

金冬说,唯一有可能存在“灰色地带”的环节,是裁判。“比如说可能提前知道哪一个裁判或评委来这个赛区监考,家长提前‘做做工作’,把这个孩子的分搞高一点。但事实上,五个评委都是国家体育总局临时抽调的,谁能有那么强的实力提前知道他们的安排?所以,想找作假的空间,非常难。”

据《大河报》

年轻人中44.5%负债,近一半都在花“明天的钱” “困”在网贷里的那些年轻人

25岁的浙江人林芳大学毕业已有两年,如今还在为大学期间借的网贷发愁——上学期间,林芳每月生活费1200元,平时日常花销还够,但为了和别人一样买漂亮衣服、化妆品以及外出旅游,她在网贷平台上借了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想着利息也不高,按月还款应该没问题,就放手借了。”林芳近日向记者回忆说,后来到了还款日还不上,她就接着从其他平台借款,以贷还贷,不少网贷平台都留下了她的“足迹”,雪球越滚越大。

有这样经历的,远不止林芳一人。根据2019年《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在中国年轻人中,总体信贷产品的渗透率已经达到86.6%,实质负债人群约占整体年轻人的44.5%。近一半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在花着“明天的钱”。

钱不够花去借网贷

林芳有个“秘密”日历本,上面每个月都有不同日期的标注,这些标注对于她来说都是一道道“坎”,因为那是每个网贷平台

的还款日。

在这些画圈的日子里,每个陌生来电都会让林芳“一身冷汗”。这些陌生号码往往是催收电话,如果还不上这期贷款,一天收到十几个电话都不足为奇。

如今她仍未能还清贷款,也不敢告诉家里人,“怕他们知道后承受不住”。自己每个月几千元的收入几乎全部要用来还网贷,还要“拆东墙补西墙”地借贷才能让自己“收支平衡”。

“每次父母打电话总是很关心我,问我在外打并钱够不够花,我感觉很对不起他们,现在几乎每天都要依靠药物才能入睡。”林芳说。

陕西人张保第一次接触网贷,是因报班培训学费不够。

从高校毕业后,张保为了留在西安工作,报名参加了一个号称“包拿证、帮就业”的职业训练营。但学费高达2万元,她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机构老师建议她分期付款。

“老师说可以先学完找到工作后再付学费,到时每个月稍微还点钱就行。”张保回忆道。在机构老师的指导下,她下载了一款借贷APP并完成注册,后在该平

台借了2万元,解决了学费的“燃眉之急”。

让张保没想到的是,自此她就与网贷纠缠不清了,“每月要还2000多元”。

当下,像林芳、张保这样陷入网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借网贷的年轻人“抱团”组成“负债者联盟”“负债姐妹”等群组,他们中有人是为了买一件漂亮的衣服,有人是为了创业,有人是为了交房租……

套路太多难以清偿

让年轻人“困”在网贷里的,不只因为自身没有清醒、理性的判断,还有网贷平台的各种套路。

对于初入社会、还没有稳定收入与存款的年轻人来说,逾期危机往往一触即发。危机之下,一些还不起网贷的年轻人往往会选择以贷养贷,结果越陷越深,个人信息也不再是隐私,最后可能遭遇暴力催收。

来自江苏的江睿回忆,起初,她还能按时还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债务逐渐增加,为了填补漏

洞,江睿开始不断申请新的贷款,短短一年时间便先后在9个网贷平台借款,“拆东墙,补西墙”,原本8000元的债务变成了8万余元,陷入了恶性循环。“有一段时间,好像所有平台都知道我很需要钱,会有不同的平台打电话给我推销贷款产品。我就安慰自己,先不想,能还一个月是一个月。”

“还有平台问我要不要租机,就是租商家的手机去贷款,然后贷款人把钱打给租机的人。”江睿说,这些推销电话通常会着重宣传自己借款容易、下款快,不会提及平台的合规性。到后来,由于借的钱太多,涉及的平台太多,她找不到合适的平台借款了,可还款日期逼近,她不得不一次性使用了3个租机平台。

江睿不知道的是,她遇到的租机模式,在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发布的案例中,已被认定为“套路贷”。

健全风险防控机制

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鹏曾代理过此类案件,他认为一些年轻人深陷网贷无法

自拔的原因与其缺乏金融知识和法律常识有关,对于网贷的风险和陷阱认识不足,一旦陷入其中,很容易因无法按时还款而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面临法律纠纷和信用危机。

“有的网贷公司会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针对用户的留言和搜索记录进行深度分析,找出潜在的需求者。”陈鹏说,有的网贷公司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定位那些急需用钱但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贷款的人群。这些客户往往包括因各种原因暂时陷入资金困境的个体,如需要应急资金的大学生等。非法网贷公司大多利用客户的心理弱点,通过社交平台、论坛等渠道,以“快速放款”“无抵押”等诱饵吸引他们上钩。

“防止以贷养贷,还是要建立个人信息数据的共享。”专家认为,应在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和用户隐私的前提下,加强消费者保护,完善个人数据的采集、管理和使用监管规则,明确大型互联网企业所持有的消费者数据的法律属性和财产权利边界,防止数据垄断和超额利润的不当获取。据《法治日报》